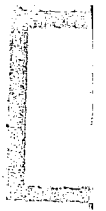


羅敦偉述

胞妹敦健的一

女高師湖南同鄉會印行



周九峯捐贈

胞妹敦健的一生

羅敦偉述

胞妹敦健原名綺琴，生於壬寅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死於本年九月十八日，剛好二十歲。（陰曆）她雖然僅僅只有這個短促的壽命，而且僅僅是一個不重要的女學生，但是她的事略中間，至少也包含着許多現代社會的背景所以我覺得我有機會來寫這個事略，縱然心身欲碎，但是還算不幸中的幸事，因為她所留下的印象比什麼偉人烈士都偉大得多。

胞妹敦健本來是我們舊式家中的一個女子，而且因為不幸我們的祖父在前清是有名的道台，官家的小姐，自然更除吃飯之外，無話可說，所以她是否天資聰穎，是没人注意，她自己也無從表現。民國元年，她已然有九歲了，附近設一個小學校（即現存的國民學校）她就同我的兄弟應昌，一

胞妹敦健的一生

一

AG
K828.6
19



3 2173 6726 1

胞妹敦健的一生

二

同入學，她每每總是名列前茅，但是大家以爲這是教師對於女生的優待，也沒有注意他，後來畢業了，又居一學期的我們本鎮的女子職業學校，該校倒了，於是廢學家居。她自己雖然極想繼續求學，但是一來因爲沒有相當學校，二來我們因爲困於經濟也無力送她。

前三年，即一九一九年二月我因驅張運動，代表旅京湖南學生會回衡州找吳佩孚，由家中經過時，家母的病已經很重了，後由衡州接電回家，已經是家母去世後的第二日，從此引我注意的就是敦健此後的生活問題。

因爲她以前的生活都是在母親的呼吸當中，並且她是我母親最痛愛的滿女，現在母親死了，固然環境驟變，而且她向學的心願，到此時已達沸騰點。尤其令我注意的就是她感情太盛。母親死的前兩日她曾一個人假託向天求茶水持刀割臂療親，她平日極力反對迷信，這個完全由感情的驅遣。

現在母親死了，若不急急與以希望，必至發生別的危險，所以我與家兄等均認爲有出來之必要。恰好這個時候有我當時的好友某君有女子工讀互助團之發起，於是我遂同她來京。以後她就入了女子工讀互助團。

女子工讀互助團的生活，據過後的調查實是苦極了。一來因爲北京的工價太低，每日即作十二小時的手工還不能維持生活，並且還沒有工作：二來她們都是初從家庭中間出來的，從來沒有工作的訓練。尤其是她以前不僅未曾煮過飯，恐怕連茶也不會燒過，現在加入了這個團體中，萬事生疏，自然困苦更甚。但是她不久即極相信工讀主義——泛勞動主義，她會寫信對我說：

『現在中國女子都居在闊人的牛馬欄中；如果更衝破這個牛欄馬廄，唯一的利器，就是汎勞動主義——工讀主義。』

胞妹敦健的一生

胞妹敦健的一生

四

她以一個初等小學畢業生，居然能夠有如此的見解，真令我十分驚訝。當時替她們補習英文算學的先生們都說她異常聰明比什麼人都容易領悟。這都不在話下，最足敘述的，就是她們常常因為經濟的壓迫，每日只吃一頓飯，甚至於只吃一頓烤白薯。因為我在當時，完全是借款讀書，間常也有減餐的事實，敦健是十分知道的，所以她當沒有錢的時候，每每的不告訴我，每至於食不得飽。甚至於深夜與當時極相得的何覺余女士（現在我的夫人）中夜相抱痛哭，但是她始終不敢叫苦，一來恐傷了我的心，二來她們恐有碍工讀互助團的存在。尤其是他們自己十分信仰工讀主義，所以不到萬難忍受的時候，日常還是言笑自若。他有一段日記中記載得非常明白：

『……那一天冰姐三人（同團的沈增堅女士等三人）去後，我們就只

吃一餐飯，也不是沒有米，因為我們只有五個人，都不想用大爐煮飯，一則可以省煤，二則可以少些零事。於是議定，共去買一只小鉄爐子來弄飯，誰知爐子內面太狹了，火也不燃，飯又煮不熟，以致一天到晚吃一餐飯，還是半生半熟的。偏偏那幾天，又沒有錢使，口裏渴，沒錢去買開水，肚子餓，沒錢買麪，菜錢也沒有，每天就吃點鹽蘿卜，甚至蘿卜還沒有多的吃……但是那個時候，我倒非常歡喜，我覺得這是我們應當受的苦。

有一天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飯還沒有熟，英文已上完了，樹榮（教英文的張君）說：「你們的飯不知要到什麼時候能好，還是去叫麪來罷。」我和琛媛（即覺余）聽了，失聲的笑起來，他連忙問笑什麼；我當時只不好講得，那有錢呢？」

這是何等涵養功夫，在那個物質生活當中，還能歡喜嬉笑。一方面金錢的魔力，如此相逼，而他一方面他們還是積極的奮鬥，並且對於『讀書』，依然是十分看重。肚子餓了沒有飯吃，還可以嬉笑如常，可是沒有書讀，她可引起了無限的悲哀。他的日記中間對於讀書經過種種的困難，紀載得特別的多。因為她那個時候已經是十八歲了，連高等小學的程度都沒有，而同團的人大半都是初級師範快畢業的學生，以程度相差如此之遠的敦健，又要受十二分的經濟壓迫，你看這不是人世的最難堪的事嗎？她的日記中有一段記載說：

『：我一天到晚，不知忙些甚麼事，沒有一時空的。這幾天做衣服更發忙了，英文算學都放在一邊了。下午我說要譯英文，琛媛說，要我
把衣服做好了再譯，他覺得現在要把工看重些兒。我則不能，我們本

來是工讀並重的，雖說現在維持生活不來，也不能把讀字敢棄。並且衣服不是完了接着有做的，故不必專工做好。

「雖然現在維持生活不來，也不能把讀字放棄」。這種求學的誠懇，是如何的態度！這個時候，他們都是找人家替她們補習；自己還維持生活不來，自然對於教員不會有報酬的。因此找教員特別的難，即算找到了，她們因為不能有什麼報酬教員，精神上也極感十分的痛苦。尤其是對於當時教英文的張君樹榮，你看他說：

「今天上英文我心理很不好過，我們這本書只有二課……以後樹榮決不教了。我看他的意思，是自己要讀書，時間上不經濟，二則我們太沒有進步了，消了他的興趣，但是他又不直接講出來……我心裡好不難過……咳！我難道不自己知道嗎；樹榮我非常的感謝他，我又

沒有什麼謝他，不過常常在腦子裡想着……』

她們對於張君的感謝，即足此表示她們求學的誠懇，後來張君病了，她們雖然沒有錢，剛好收了幾件衣服的手工費一塊二毛錢，除付一塊錢的米價外，恰好買了兩毛錢的牛肉送給張君，自己連鹽蘿卜也不吃了！她們求學既如此困難，並且當時工讀互助團已實際上解散了，末了，她們想出千方百計才找着胡適之先生介紹她和何琛媛（即覺余）胡淑瓊女士三人到北京大學文科哲學系旁聽。但是因為英文程度不能夠看參考書，所以一學期以後，她們都出來了。她和覺余即轉學到女子高等師範附屬的補習學校讀書。當時我的經濟情形雖然稍好，不過還不能很很快地供給她的用費，所以她和覺余都寄居該校主任同鄉李少青先生家中，這時候正是民國九年十二月。

癸年五月二十日起，忽出疹子，後又轉肺炎，幾乎不起，後來雖然診好了，不過從此身體更弱，加之她對於功課，仍不肯稍稍放鬆，甚至連睡眠時間都不充足，請看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及九月九日的日記，即可想見。此時她入校已久，比較還算清閒。

「下午睡三十分鐘即起演算術，因近日爲功課忙迫，睡眠時間較平日減少，每至上第二三時課時，精神頗難支持，故午后必稍睡以補足之……晚間習算題至一小時方睡，尙餘十數題未作，奈時不我留……」

「晚間作算題，約在三十個之多……不覺睡時已達三點。」

諸如此類的用功，我因爲事情太忙，還不甚知道，然而已覺得她實在太危險了，所以覺余考取女高師之後，我極力敦促她考女高師。因爲女高師的功課必不致有補習學校這樣認真而且不致單純只有悶死人的英文數學

。她非常純謹，以爲自己連高等小學都沒有進過，直入高等學校是不應該的，但是我知道她的程度。足夠入女高了，所以多方的鼓勵她，卒至於九月十七日考入該校。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因代表北京各團體出席上海全國國民外交大會起程赴滬，當時她就有些頭痛咳嗽。我到上海以後，雖然以爲是偶然感冒，總不放心，所以每次寫信叫他診病，但是她忙於功課，那裡專心在病上。加之十一年一月二日中華心理學會在中央公園開會，至午後七時才散會，更加受風寒，病因此有加無已。然仍不過普通的感冒。一月八日我回京時，她的形容比較不甚好，但是病已好了，大家致未經意。到十七日病復大甚，十八日簡直懶得起床了！我馬上就找著名中醫施今墨先生來看，說是冬瘟症，原來不是肺病，心中稍安，但是服藥之後，病並未稍減，到二月三

日那天晚上發燒非常利害，她說如果有利刃在側，她早自殺了。於是找表兄寰西君來診，因為他是西醫。他說這是氣管炎，也不十分危險。果然到八日病已好了一半，但是說不要吹風，不料十二日忽然大風，她居的那間病房本來破爛，竟被風把門吹破了，於是病又從此加重。不得已，十八日移居寰西兄家。二十二日驗痰，才知肺病已深，大家都大起恐慌。我們雖沒有告訴她，她自己都已經知道了，她在二十四號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記，其下一小段，簡直聲淚俱下。

「當大兄驗了痰之後，其結果怎樣，我並未知，大兄未告我，八兄更不告我，因恐我病中着急，病越難好。咳！殊不知我早就明白的。我身體弱，我自己深知，癆病內傷的根，更不用說，從小就和母親朝夕不離，微生物的傳入，還怕少嗎？自然意思得到了。故自去年病後，

即刻刻自危，然猶以爲少年時候，決不能一刻即發，豈知竟出我所料矣！一嘆！

人之生於世也終有一死。死之早晚，亦非人力所能定，畏死者爲愚人，樂死者亦非智者。我生將及二十年矣，此刻死固爲夭，然吾決不畏，惟念八兄攜我來京，爲我謀學校，找人補習，不知費去多少心血，其望我可謂甚厚，愛我可謂極深，乃我不能如其所望，一病再病，而至有不起之勢，誠碎其心矣！斷其望矣！余死不足惜，其何以對他。噫！書至此，余之肝腸亦斷矣？然或服藥有効，慢慢調養可好，而我之功課決難耽擱許久，學校一除名，我之希望亦絕，因我對於世事，早抱悲觀。母親死，余即欲以身殉，繼念吾兄皆待我不薄，我若如此反傷其心，而使外人見疑。故我轉心，一志向學，以圖上進，乃今

病已深沉，若讀書，死恐更速：不讀書，我希望毫無，心若死灰，亦有何面目生於此二十世紀奔騰澎湃科學倡明時？新潮流最盛時？青年人奮鬥爭先時？反不若死爲乾淨！嗚呼！已矣！復何言哉？萬事不由人計較，一心難與命相爭，吾知之矣！」

看右面這段文章，不僅把生死置之度外，完全以求學向上爲生命，爲人生的極致。不求學即等於無生命，這是何等高尙的人生觀，何等超越的人格。因寰西兄處房子太窄，協和醫院不允住院，於是住在六舅父家中，一面每星期到德國醫院看病一次，病也慢慢地好了，醫生勸廻南回養息，正預備南回，直奉戰爭起，交通斷絕，而六舅父母於四月二十日移往天津，越日承熊秉三夫人的好意，允免房費居西山慈幼院肺病療養所養病。該療養所雖然組織不甚清楚，管理人亦少衛生常識，但天然空氣極好，景緻更

佳，很適於養病，並且她的病表面上已完全好了，得在此養息，實爲極好機會。所以六月二十四日我和覺余回湘，雖然火車免票可坐三人，她依然不肯捨去。不料剛好走了一天，即二十五日，他們即下逐客之令，並且說熊太太說，「這個房子有人出錢來佃，叫你即刻搬走。」一種盛氣凌人的神情，叫人無求情轉徊的餘地。她不得已，不能不捨去西山，回到熱如鍋爐的北京，並且不能不賃居在一個亂七八糟的悅來公廨。我在湘接到她的信息，以爲熊太太決不致如此，叫他不要搬走，好言與辦事人商量，固然那兩間房子定價每天租金要四元，每月合計一百二十元，我們擔負不起，但是不要他完全免費或者也是可以的，但是她回我的信說，「什麼話都說過了，人情和理性那裏能戰勝過金錢！」悅來公廨之不堪，我在長沙理想難於料到：灰土，臭虫，屋上的罅漏，地上的濕氣，不堪的飲食，爲健康人

所難堪。並且我以爲暑假後即當來京，爲期不過再有二十幾天；她又常常說悅來公廨的安適，那裏知道都是故意安慰我的。悅來公廨既然十分不好，所以她在西山的健康一概沒有，舊病又來，日記中有引用「生無可戀，甘爲鬼，死倘能燃願作灰。」的話，亦可想見由西山逼出後的痛苦！我遠居長沙，她那裏肯告訴我，而當時我家中的侄兒、嫂嫂都病了，沒有錢寄她；後來長沙教育界人士發起平民大學，委我籌備一切，同時嶽雲中學堅請我任四年級主任，我因爲一貧如洗並且以爲她病已好了，可以入居女高師，也就留湘不來。後來接她十月二十二日信才知道她的病還未好，因爲飲食太壞的緣故，已加了胃病，並且二十五日即入中央醫院。當時我因平民大學初開講，並且我的職責極煩重，屢次要求離湘，不得同人的許可，不得已祇送覺余到漢口，搭車來京，代我照料。以後每天得覺余的報告

她的病時好時歹，殊無一刻即好之望。十一月六日忽接覺余來快信，謂病已危極，八日早又接寰西兄來電，遂起程來京，到京時已距吾妹之死已六天了。蓋四日那天，她的病忽然稍好，五日即加重，六日已不能支，是日午后二時即氣絕。當氣絕之先，除問我來否之外，並無他言，是對於生死早看破了！

總計她一生雖僅二十年，爲學的時候，更不到四五年，而學術思想上可紀念的實在不少。譬如「畏死者爲愚人，樂死者亦非智者……」一類的話，即算找許多哲學家，也不見對於生死之謎，釋解得如此痛快。關於倫理方面，立身處世非常純謹，而對於朋友，尤其非常有同情，現在撮要錄兩段日記於下：

『……綺琴我希望你凡事要口裏如何說，就要如何做……』——民八，

八，二七。

「今日覆茹和信云：『今日午前去補習學校，乃因琛媛出，無人看家，致失前約，心中頗抱不安。古人云：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我今負人矣，奈何！雖然我自有生以至今日，除此等信約負人外，受人之負也亦多，我猶可以寧人負我之語解之，惟我之自負也尤深，誠覺痛心也，每一念及輒致淚滿衣襟，肝腸欲裂。』——民十，九，六

「……咳！綺琴以後，你更記着『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的話，並且要凡做一件事的時候，必要爲人家爲自己想一想，……」

民—九，十二，七。

「……余固欲犧牲一切而得自由者，然於婦女解放，竊抱悲觀，因解放一途，非由教育普及不可：求教育普及，不言而喻其難，於是

胞妹敦健的一生

十七

往往將解放之根本攔起……將自由看作戀愛和婚姻的狹義自由，學問知識和人生應有之道德，置之於九霄雲外，致弄得一場糊塗，皂白不分人格盡喪，心身日趨於墮落猶自謂真解放真自由人格高尚，不亦恥而可悲乎，此余之所抱悲觀也……莫作無代價之犧牲，凡事必求真務實，則解放不求而自得矣。」——民十，七，二六。

她立身處世，何等的純謹，即於寫日記一小事，她自到北京起一至到最後入中央醫院，差不多沒有間斷的，並且即在 中也每天有日記，這種有恒的精神，真令我慚愧敬佩。最後要補叙的，就是她依學校的程序，雖然是由初小畢業即入女子高等師範，似乎過於越級，但是她的成績不僅能夠趕班，而且比較還好。即如初入女高師時的國文，即有一篇由教員提出在選刊之列（該校有文藝會刊）平日她所作的舊詩亦極好，可惜她不曾專

心於此，而且也無人指點她，所以她自己把詩的天才，隨便看待，作品也都散失，現在由她的日記中錄下幾首，即作本事略的末尾。（次序依年代，一切均照原稿圈點新加。）

咏菊

瘠骨亭亭傲世姿，迎風搖曳夕陽時。生成隱逸誰能識，惟有多情筆一枝。

歸雁

紅葉蕭蕭樹影稀，霜凝荻岸楚江淒。雲天歸雁隨風遠，應在塞山碧水西。

大風

拔樹搖山復破空，壯哉何處楚王風。惟憐野老顏如鶴，獨自流離道路中。

鄉思

梧葉紛紛下故枝，燈前寂寂起鄉思。遙看風急雲深處，定是瀟湘夜雨時。

胞妹敦健的一生

胞妹敦健的一生

二十

和醒清咏殘菊原韻

不畏寒霜冽，頻隨落日斜，惟憐窗外影，獨伴嶺頭花，隱逸無人識，
風流敢自誇，多勞留滯客，爲我惜容華。

公園有感

雨○載○韶○華○因○病○負○，三○春○蝶○夢○。前○塵○，有○心○故○作○尋○芳○客○，未○入○花○叢○先○憤○神○。
元日有感

家園一別兩經年，潦倒京華亦自憐，今日又逢元旦日，才心早在白雲前。

病中偶成

溷跡人間已念年，歡娛豈是我無緣，良時佳景皆辜負，不被愁牽即病牽。
臥病連晨祇自愁，個中甘苦有誰知，顛連命運傷心史，君作舒愁遣病詩。

柳

嫋嫋風前影，盈盈舞態輕。任垂千萬縷，終不解風情。

山中暮自（時在西山養病）

空山日影斜，倦鳥奮歸翮。遙聞鐘磬聲，客心轉脈脈，流星馳何速！
涼風起將夕，明月破雲來，漸照窗櫺白。悠然山中人，狂哥裂金石。
富貴自有定，豈必爲形役！昔日哥舞地，今來見勁柏。盛衰難長保，
興廢成古迹，堪笑世人痴，徒爲達者惜。

咏蓮

倩影終隨日影橫，清標轉自濁中生。無端惹動周公筆，搏得人間君子名。
仙姿只合在瑤台，君子何緣入世來，終恐塵埃污淨質，亭亭自向水中開。
出入污泥潔自真，願憑磨洗証前因，只緣未敢輕顏色，濃淡添來總是新。
幾經溽暑施朱粉，羞共東風競物華，獨去獨來行我道，不枝不蔓任人誇。

胞妹敦健的一生

胞妹敦健的一生

二十二

贈友

同是情場劫後身，傷心慢話此中因，勸君稍却安仁痛，須識高堂白髮新。

秋月

寂○寂○空○庭○夜○色○闌，傷○心○佇○立○獨○凝○看，欲○識○嫦○娥○應○自○問，誰○憐○瘦○影○怯○秋○寒。

一九二三，一，十五，敦偉於北京大學。

78

7/10/2

KBC
IG
828.6
9